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七

溧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三以天下讓

三讓之說、鄭康成謂泰伯託采藥而逃、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吳越春秋、泰伯逃之荆蠻、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論衡、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避世、泰伯再還、王季不聽、三還、曰吾荆

餘之人不可爲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據此三說則泰伯之讓天下其見何云無得而稱且逃去與不奔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又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之文不合孫盛三讓論已辨之七經小傳曰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啟周室必有天下故黙焉而逃是泰伯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此說尤泥而欠通夫泰伯知文武之當得天下而陰相付授是與莽操之設心無異也而何以爲泰伯乎後儒怪其說之不經而偏然反之以泰伯之讓爲讓商於是兩說相岐遂成

乘讒竊讎反覆思之而讓商之說終有未安夫謂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是不欲取商之天下者伯之本心也伯既不欲取商之天下則宜承國於父加之以忠貞若文王之以服事殷焉不惟盡吾之心兼可幹父之蠱庶幾君父胥安而忠孝兩無遺憾矣慮不出此而亟亟焉去之是有翦商之志者太王而成其志者伯也克商以有天下者武王周公而使武周得所憑藉以克商者伯之讓為之也本以讓天下而去而所以取商之天下者因伯之去而其勢益成則其讓商之心終有所

求盡其誠也而孔子肯稱之爲至德哉吾故反覆思之而有求安也然則讓周是乎曰讓只是讓國於弟非讓周也歸震川至德論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之異乎無得而稱者矣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故其德爲不可及此說最明蓋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親之咎雖能

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以其遜隱微無迹可見父慈弟友兩無所傷故稱之爲至德其日以天下讓者猶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特據已然而言非泰伯逆知周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關雎之亂

關雎之亂蔡虛齋謂樂至此猶盛聚終以該始顧麟士謂樂至合樂始盛關雎之亂乃是以其最盛者言汪武曹曰考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樂賓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凡此者所謂正歌備者也。燕禮歌笙間合。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疏云、主人樂賓之事。其中必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間有合。燕禮疏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皆未嘗以合樂為樂之最盛也。疏云、二南為卿大夫之正。小雅為諸侯之正。故

以鄉飲酒禮之升歌小雅爲進取燕禮之合鄉樂爲下逮。鄉樂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卑于小雅也。鄭註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退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卑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間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間亦同升歌蓋歌頌則笙間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笙間亦大雅。而合小雅。又可見合樂之卑於笙間也。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與甚疏之

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鄉射不歌不笙不間止有合樂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間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愚按汪氏此條似是而實非蓋以詩言則風卑於雅故鄭氏有進取下逮之說以樂言則惟合樂之時歌瑟笙磬一齊俱作聲音至此始盛顧說與註疏原不相礙也至鄉射之不歌不笙不間註云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大射之有歌管而不間合其義亦爾鄉射止有合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

樂則工不告備可見樂必至合而始盛非此則不備也。汪氏乃謂何以始奏而即盛何以不及其盛而遽止尤强辭之失考者。

合樂鄭註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賈疏、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禮記鄉飲酒義孔疏云、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二說不同。萬充宗曰、如賈疏於合樂則是矣。以上文升歌笙入閒歌之三終例之。則六詩當爲六終而非三終也。如孔疏于三終則得矣。而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蘩。

卷耳與采蘋言乎文詞則多寡殊言乎音節則長短別且鵲巢采蘩采蘋皆有詞非笙詩比雖欲合之其何以合之愚謂旣云合樂無歌笙異詩之理旣三終無並用六詩之理蓋周南召南各自三終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也觀上文升歌笙入間歌皆小雅之詩而不言小雅以其篇什有定不必言也於合樂獨指言周南召南者非以或周南或召南惟所用之乎愚按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鄉樂惟欲謂二南六篇之中惟所欲作不從次也如萬氏說則合樂亦惟欲變何以不言始從賈疏

可也。　亂字之解不同。鄭註云、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以亂爲紊亂之亂。此一說也。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是治亂之亂。史遷以關雎爲刺詩。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此魯詩韓詩之說。毛傳未立時。諸儒並相承用。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揚子法言、關雎傷始亂。薛君章句、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此者

不一而足。又一說也。朱子以亂爲樂之卒章。此爲確解。而又分二說。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則亂爲整治之義。國語、那輯之亂。章昭註、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亂爲變亂之義。按合樂之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齊俱作。與前之歌吹分奏不同。謂之亂者。其亦取變亂之義與。

召公奭 詁

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而白虎通以召公爲文王子。皇甫謐

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王充亦云召公周公之兄考
春秋傳富辰稱文之昭十六國而燕不與故後人多疑
其無據愚謂古史殘闕衆說兩歧則當考之於經經雖
無明文甚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以理自古貴戚之
卿與異姓異貴戚中同父又與同姓異伊尹作保衡伊
訓太甲諸篇稱湯以訓曰商王曰先王曰俾輔于爾後
嗣曰辟不辟忝厥祖曰今王嗣有令緒曰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皆異姓卿之辭氣也召公誥成王曰今沖子嗣
則無遺壽耇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知今我初服

又曰我受天命其辭氣與周公之告孺子王如出一口

周公語君奭于文武曰前人于成王曰小子沖子于已

與奭曰我二人曰予暨汝其濟曰前人恐命汝其辭氣

明明父子兄弟不但同姓而已然則班氏皇甫氏之說

殆其然與

有婦人焉

婦人孔疏以爲文母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

邑姜也王伯厚云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

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愚謂即

無臣字亦不當以婦人爲文母據史武王伐紂時年八十餘是時太姒春秋之高已踰百歲亦必倦於勤矣禮舅歿則姑老祭且不與尚干預嗣君之政爲子婦任內褻耶　任釣臺曰婦人石經作殷人訛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朱子未見石經故只從邪本懸按膠鬲雖文王所舉實是紂臣故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亦無考當武王伐紂時即以膠鬲與亂臣十人之數是膠鬲雖爲紂臣實陰爲武王用所謂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孟子焉得

以賢人稱之考洪适隸釋載漢石經與今本不同者論語殘碑九百餘字而無此句見公武取唐太和中石經本及後唐長興中板本參校其文著石經考異論語經文不同者八科亦無此句顧亭林謂婦人不當與十亂之數疑爲傳寫之譌亭林好金石文字搜羅考核既博且精而不附據石經以正此誤不知釣臺所見果係何本恐益不能無疑焉

徽晃

註以徽爲薇勝此本邢疏毛大可謂薇勝名徽非徽也

黻文如兩己相背。而一己繡青，一己繡黑。考工記黑與青謂之黻是也。古章服皆繡黼黻，冕指五服之皆有黻者，非韍韍也。愚按毛氏以黻韍異文，遂生駁辯，不知黻與韍通。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註韍冕服之韠也。韍或作黻。左傳袞冕黻珽。杜註黻韋韠，以蔽膝也。此黻與韍通之證。明堂位孔疏云虞氏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此又禹致美乎黻之證。則黻爲蔽膝無疑矣。至黼文黻狀繡之於裳，亦配冕而言。稱黼冕、黻冕，而此經之黻，必爲蔽膝者，以黻

是祭服鄭康成謂他服名韠祭服名韍尊祭服特異其名尚之致美正以祭服故重之也毛氏之說知其一未知其二耳

麻冕

孔注以麻冕爲緇布冠集註仍之考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士爲初加之冠冠訖即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常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是緇布冠本賤者之服不得備冕而註訓麻冕爲緇布冠者何按冕制以木爲體

廣八寸長尺六寸以緇麻布蒙之爲冕延延上故亦可通稱爲緇布冠非卽士冠禮之緇布冠但爲庶人所常服者也　胡應麟曰麻冕者大裘之冕祭天之冠也謂之麻冕者尊其名釋之爲緇布冠者舉其實緇布冠太古之冠無貴賤之分冠之至質者祭天尙質故以服之周禮司服掌祭祀六冕六服以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居五冕之首弁師掌五冕鄭氏曰冕有六而止稱五者大裘之冕無旒故不數也冕本以旒得名冕而無旒非緇布冠而何哉顧祭祀之冠悉稱爲冕況郊天爲諸祭

之首哉故雖爲緇布之冠一似大羹元酒物常而用貴體質而名大也愚按此說非是郊特牲云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祭天之冕明有旒玉而周禮不言者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祭天之冕無旒乃鄭賈之臆說陳氏禮書葉氏禮經會元皆已辨之而胡氏謂即緇布冠尤屬杜撰

拜下

集註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毛大

可曰此是眞禮文而錯引者無凡有撫錫君行享賓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此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詁然非是矣愚按拜禮之見于經者如燕禮聘禮公食禮此毛氏所謂謝拜也如諸侯覲于天子則禮拜也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是禮拜亦未嘗不升以成之也毛氏謂禮拜則君不辭臣不升階以成拜求之禮文絕無可據吾不知其以何等拜為禮

拜也全謝山謂西河每揑造以欺人信然

子畏於匡

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是衛地路史亦云衛邑據家語及莊子則匡是宋地孔傳士注引之毛西河謂宋衛之匡陽虎何由暴之據春秋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虎帥師故暴之後夫子過匡顏刻亦作克為僕刻本虎舊人且以策指城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愚按毛氏所據陽虎暴匡事甚核但以匡為鄭地雖本杜註郤與史記不合史記言孔

子去匡即過蒲。蒲爲今大名府長垣縣治。匡在縣西南十五里。時孔子尚未出衛境。故自匡仍返乎衛。若鄭之匡。則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東北。去蒲甚遠。距陳已近。何得又過蒲反衛耶。然則毛氏所據謬乎。曰、不謬。鄭之匡。即衛之匡也。左傳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註、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以此推之。知匡既還衛後又屬鄭。定六年之所取者。鄭地實衛地也。任鈞臺亦以匡爲衛地。謂陽虎暴匡。是虎奔晉主趙鞅。衛叛晉而晉圍衛時事。按趙鞅屢伐衛。惟哀二年納蒯

瞶于厥。陽虎從。而孔子畏匡。在定十五年。其時不合。當以定六年傳爲據。

太宰

鄭康成、邢叔明、皆以太宰爲吳。嚭據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又子貢嘗使吳知太宰之爲人。今越絕書詳載其語。故鄭邢以爲吳太宰也。洪興祖則以爲宋。蓋據列子仲尼閒居篇商太宰見孔子。有孔丘聖者與之問也。金仁山云、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于宋。又嘗長居宋。是太宰素知其少賤多能

之事也則太宰嘗屬宋則旨誤又謂檀弓吳夫差使陳
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
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
辨楛慎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皆在陳事故陳
太宰以爲問誌不當遺或陳二字愚按檀弓此節鄱陽
洪氏謂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儀乃
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
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吳草廬禮記纂言從其說孔
疏依經爲訓恐未足據

河圖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孔安國云八卦是也考沈約竹書註及宋書符瑞志黃帝堯舜禹皆受河圖周公攝政七年青龍銜元甲之圖出於河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是河圖不止於八卦亦不特伏羲時有之雖緯書之言容有傅會然孔子與鳳至並稱固非亘古不再見之事也或以顧命天球河圖共列東序謂即球石之類此說不然河圖與大訓對大訓者孔傳以爲虞書典謨鄭康成以爲先王禮法乃簡策也若河圖即球石之

類則大訓爲琬琰之類矣夫夷陵石似太極圖魏張掖柳谷石似卦象世多有之而何足爲神物乎

韞櫝

集註韞藏也毛大可謂韞櫝皆包物之器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從韋以木包物曰櫝故從木陳琳賦山節藻梲旣櫝且韞以韞櫝分對兩物也愚按韞訓爲藏此本古註字書又訓裹訓韜皆與藏同義並無訓作包物器者陳賦旣櫝且韞謂旣櫝之而又藏其櫝耳非兩物也毛氏專攻集註故于此等亦加掊擊甚無謂

九夷

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後漢書東夷傳論同此謂朝鮮九夷也。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九夷蓋在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周末時。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忿懟中國莫能宗已而去之也。呂東萊大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索隱云屬楚之夷也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

地界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甚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愚按劉呂二說以九夷爲中國之夷似于情事較合邈論評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此類小說家言路史採之好奇之過耳。

雅頌得所

或謂樂以詩爲本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爲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雅頌賦比興。瞽矇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則必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于太師是詩爲樂之本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此一說也或

謂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于諸侯曲懸不應請于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謂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則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又一說也何義門曰漢

書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固當即指得所爲正樂事愚按史記孔子世家以子語魯太師節與此節連敘爲孔子正樂之事其下古者詩三千餘篇云云另言正詩之事鄭康成云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先言樂廢而後言得所則以得所爲正樂中事與史記鄭註合其義尤長不當專以班志爲據　葉少蘊解雅頌得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

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先後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愚按石林此條王厚齋極取之其論雅之失所本劉公是七經小傳之說最爲可據若楚莊所述大武之次第安知非後來所亂而以爲作頌時之先後恐未必然又考襄四年傳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天子取以享元

倂則須混于雅又不但篇第之倒亂而已也

緼袍

孔註云緼枲也枲麻著邢疏雜用枲麻以著袍何義門謂是枲麻爲袍著之以絮非也緼是亂麻古人用以著袍通訓之絮韓詩外傳士褐衣緼著緼著卽枲著也今云以枲麻爲袍則是枲麻所織之布而緼袍爲緼布之袍矣麻旣績之以成布豈得復稱緼乎玉藻纊爲繭緼爲袍鄭註衣有著之異名則緼袍是以枲著而名緼非以枲布而名緼也

唐棣

爾雅、唐棣、栘。註、樹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註、郁李也。二物判然。此一說也。陸璣詩草木疏、以唐棣爲薁李。而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也。以常棣爲夫栘。與爾雅相反。此又一說也。通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不卽蕚。蕚惟郁李花連蔕放苞。方與韡韡之稱合。若白楊之夫栘。有何花可稱。而曰偏其反乎。此以唐棣常棣爲一物。而夫栘、非唐棣。又一說也。戴侗六書故云、唐棣常棣棠棣特一物。猶夫栘扶栘蒲栘之爲一物。唐棠常夫扶蒲

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唐棣常棣爲二遂啟後誤又一說也陸佃埤雅既分唐棣常棣爲二謂唐棣之華反而復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而又引詩疏唐棣薁李之說則又混矣諸說不同當以爾雅爲據

楊文來曰偏反句有二解張子云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華一偏則一反因得全體均正朱子以偏反爲翩翻言華之搖動也如張子說一偏于東則一反于西如相背然則此句是興室遠之意如朱子說翩翻搖動華若有情以興人豈無情則興意止到爾思何佳拔

角弓之詩曰翩其反矣以弓之弛而外反與兄弟之疏而胥遠也以此例之則此詩之偏反亦當與室遠爲得恐張子之說於義較長愚按張子之說非以華之東西相背與下室遠也張子以此爲常棣篇中語華之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此與論語之指全不合乃穿鑿附會之說耳朱子以偏反爲華之搖動自是確解蓋移楊葉圓弱蔕微風大搖故一名高飛又曰獨搖樹則所謂偏其反而者是也偏反與翩翻古

字通用易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古文作偏偏漢書杜欽傳安知其不反水槳乎註反讀翩此通用之證故此詩之偏反與角弓詩不同角弓詩曰翩其反矣是反正之反故朱子訓翩曰反貌此詩之偏反即翩翩也乃搖動之義朱子不以訓角弓者解此詩正以其義各別耳

四書典故辨正卷八

溧陽周柄中耕㕍氏著

下大夫

諸侯之上大夫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司徒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有小司馬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三家世卿非他人所能與孔子仕魯爲司寇乃司空之屬亦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者春秋惟宋有大司寇而他國無之當以王制疏

中崔靈恩之說爲正。或謂孔子爲中大夫、亦謬。考之禮
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上大夫卽卿　諸侯有上下大
夫而無中大夫。詳見孟子班爵祿章卿大夫條。

立不中門

門闑之說。賈公彥儀禮疏、謂門有東西兩闑、而以兩闑
之間爲門中。如兩君相見、主君旣出迎賓、主君與賓並
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
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
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闑。孔穎達玉藻

疏謂門只有一闑而以棖闑之中央爲門中其論君相見法主君由門右扉之中賓出門左扉之中上擯在主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闑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闑之中央二說不同疑賈得之若如孔疏則大夫入門之節各與其君同也惡覩所謂賓入不中門及此經立不中門者乎朱子此註雖主孔說而著儀禮經傳通解仍云二說未知孰是是亦疑而未定矣

過位

過位之位古註有以爲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中此說固不可用包註云過君之空位邪疏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集註因之說者以爲此外朝之位卽周禮朝士所掌者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非君所常御故常朝必過之近世講家並從此說萬充宗獨以位爲治朝其說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夫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治朝卽路門之外知治朝卽當宁之朝在周官則司士所掌是也其位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

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是王在路門外當宁而立諸
侯在庭而見故師氏司王朝亦居路門之左也然則治
朝別無堂矣就晉而言公門則庫雉路也位卽屏間之
宁人君曰視朝宁立之處路門外之治朝也愚按此在
何義門亦嘗疑之曰諸侯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而屏
在路門之內若過門屏之間則入燕朝義門本主升堂
爲治朝直疑此註爲誤耳任釣臺曲爲之說曰按覲禮
諸侯入廟門右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是廟門外
有屏則天子外朝外有屏而諸侯外朝內有屏在治朝

外雉門內亦可知也然外朝有屏經無明據則門屏之位當是治朝充宗之說不誣矣

升堂

舊說以升堂爲治朝萬充宗曰治朝即當宁之位別無堂升堂路寢內朝之堂也若宁有明堂則孔子入門之後當即升堂今乃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後升堂則知當宁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愼修曰古人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宗廟與居寢皆有之有堂即有階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篇君在堂

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卽席檀弓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之治朝與庫門外詢事之朝皆平地爲庭無堂無階故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以他事證之人君出入乘車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註註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焉能升降乎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事之云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諸侯燕羣臣於

寢不辨同姓異姓即論語侍食於君儒行哀公命席此等皆孔子在燕朝事若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亦非飲食之所也愚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路寢即燕朝則異姓之臣亦得入其明徵已檀弓朝不坐燕不與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是升堂之爲燕朝先儒固已言之足徵江說之謬

復其位

毛詩正義曰、此位在君盧位下。即所謂三槐九棘者是。是指外朝之班位也。義門何氏曰、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適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愚按以位為外朝之位。固非。何氏謂在治朝之堂下。亦未

是此位乃燕朝堂下之位耳曲禮下卿位鄭註卿位卿之朝位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夫位在路門之內非燕朝之堂下乎何氏亦泥於升堂是治朝之說故云位在治朝之堂下耳

執圭

圭有朝覲之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有頫聘之圭典瑞瑑圭璋以頫聘是也儀禮聘禮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考工記玉人瑑

圭璋八寸以頫聘是瑑圭之長降命圭一等也臣出聘但用瑑圭而邢叔明論語疏乃以大宗伯之六瑞當之誤矣註云命圭亦沿賈疏之失

紺緅

集解孔註云一入曰緅邢疏已辨其非而邢以紺爲元色緅爲淺絳色則亦非是按爾雅一染爲縓再染爲赬三染爲纁以纁入黑則爲紺是紺爲四入之色說文所謂深青揚赤者也紺又入黑則爲緅是緅爲五入之色又黑於紺矣緅又入黑爲元元又入黑爲緇則純乎黑

矣齊服元冠元端不用紺練服纁緣不用緅註以紺爲齊服緅爲練服皆因孔註而誤　紺緅既非齊服練服則不以爲飾何也陳壽翁曰紺緅似赤非赤其色不正四書典林主此謂紺緅皆赤黑之間色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愚按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鍾氏註緅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儀禮士冠禮爵弁註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據此則爵弁之色即緅也緅既可用以爲弁獨不可用以爲飾乎且紺爲赤之間色紫爲黑之間色而又以紺緅爲赤黑之間色不與

紅紫混乎考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績繢畫文也尊者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績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以經証經此解似不可易而前人竟未有及之者

紅紫

間色不正是此飾正義六書故云紅紫色之艷者故不爲褻服此即註中近於婦女服之意但以爲非間色則

謬矣。郝京山曰、儀禮既夕記明衣裳縓綼裼。註、一染謂之縓。今紅也。送死褻服用紅。古今皆然。論語不以紅爲褻服。嫌褻也。此說不可從。

緇衣羔裘

緇衣羔裘。諸侯與臣視朝之服。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之。而邢疏及孔氏詩疏、並專指朝服言、孔云羔裘裼用緇衣。其上正服亦緇色。以緇布爲衣。十五升。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愚按朝服與祭服本不異。但朝裳用布而色素。祭裳用絲而色纁。其裳各別耳。疏家專指朝服。盍舉

其常用者言之。不爲疎漏

素衣麑裘

素衣麑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也。卿大夫以上得衣狐白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朔受聘之所服也。邢疏專指聘服此見玉藻孔疏其上則皆服皮弁服也。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緇衣以裼之。據鄭氏儀禮註、則麑裘之裼或緇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緇。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緇耳。陳氏禮書云、緇衣。素衣也。鄭氏以緇衣爲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愚按皮弁以白鹿皮爲冠。其衣用白布

其裳素積稱此而裼則素衣爲宜若如鄭氏之說何他裘之裼皆有定而麛裘獨無定耶熊氏謂君臣異裼則孔子大夫也而何以素衣耶禮書謂緇衣即素衣此說得之

黃衣狐裘

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蜡以息物臘以息民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郝京山曰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

民間蜡祭之服此說不分蜡臘與先儒異按此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雜記子貢觀蜡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即息田夫也先儒以蜡爲息物臘爲息民葢據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之文以解此記亦意爲牽合耳萬充宗曰臘祭在周爲蜡祭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月令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既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臘爲秦祭而左傳云虞不臘者周以亥月爲臘月是月索饗萬物則名蜡祭官之奇之言謂不及臘月

非謂不及臘祭也秦則臘月卽名臘祭其所祭之神亦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按此雖無他左証然郊特牲言蜡而不言臘月令言臘而不言蜡則一爲周制一爲秦制其說似屬可從當與註疏並存之

裼襲之說不同

孔穎達曰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賈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衣裘

身裨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愚按如孔氏之說則裘上外服尙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如賈氏之說則少一重襲衣疑賈得之葢皮弁祭服皆直領領之內有左右二衽各所其衽於內則露裼衣爲見美衽左右交則不見裼衣爲充美耳陸稼書讀禮志疑云露裼衣者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愚按去而露之者無事之裼袒而露之者袒裼之裼直其

領而露之者。行禮時裼襲之裼。三者不容無辨。何義門讀書記云。裼與襲卽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謂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於外。則謂之襲。襲者藏也。非重也。愚按何氏謂裼襲卽是一衣。甚當。以見裘不見裘爲裼襲之分。此則有誤。玉藻鄭註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然則裼衣本以覆裘。而反以見裘爲裼。可乎。玉藻見美。充美。註疏及諸家並以見裼衣之美爲見美。覆蓋裼衣之美爲充美。美指裼衣言。不指裘言。何氏之說

非是　萬充宗儀禮商云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夫于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按此說亦非裼與裘同色如露緇衣則知是羔裘露素衣則知是麑裘故曰裘之裼襲則但見上服而已故曰服之襲非裼外另有襲衣也

寢衣

孔註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愚按孔說可從蓋此條是因長短而類記之褻裘既長而右袂獨短被又特長至一身有半皆孔子之獨異其製者故知非錯簡

也程子以此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而集註從之毛大可曰考禮並無齊衣之文亦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內古衣被二字本同義當從孔註其說是已而齊之用被未有明証愚按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即被也齊設錦衾則不必別有寢衣而寢衣之為被無疑矣

深衣 註

深衣之裳舊說謂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殺謂要殺於齊一

半也萬充宗曰用布六幅解爲十二片四片屬於後衣四片屬於前衣四片屬於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兩頭並濶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濶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三寸濶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爲一尺二寸濶頭在齊爲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四尺八寸三之要總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是謂齊倍要江愼

修曰裳十二幅中前後八幅是正裁兩旁四幅是斜裁斜裁者名衽與朝祭喪服垂下揜裳際之衽同名但彼是屬於衣而垂之此是屬於裳而縫之以合前後也愚按深衣法服斷無裳幅皆邪不正之理玉藻云衽當旁鄭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一所字則裳幅惟在旁名衽者用交裂其餘在中者皆用正幅可知舊說非是萬氏謂三幅正裁三幅斜裁江氏謂前後八幅正裁兩旁四幅斜裁二說皆通而江說尤確此不易之論矣

古月必朝服而朝

孔註朝服皮弁服邢疏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
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
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愚按視朔服
皮弁朝服緇衣素裳經但云朝服而孔註以爲皮弁服
者以吉月是月朔當服皮弁也月朔當服皮弁而視朔
已廢或不必服皮弁而孔子必具視朔之服以往故曰
必朝服也以玉藻所載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之語叅看益徵註疏之確
明衣

四書考引儀禮士喪禮之明衣。按士喪禮明衣裳布。是爲死者而設。故前後裳不辟而長及轂。豈齊服而可服此乎。惟其爲親身之衣則同耳。何以知之。按玉藻云衣布晞身。輔慶源曰、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衣也。此註云、浴竟卽着明衣。故知爲親身之衣也。其外有元端服。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是明衣之外又有元端服也。若札荒有所禱請。則齊用素端。

變食

朱竹垞曰、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爲齋考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齊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齊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愚按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

韭蒜葱之屬其氣不潔故不茹之原非不食肉之謂國語先耕耤三日王即齋宮乃淳濯饗醴（註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此註雖引莊子文而於家禮則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也

割不正

割不正邢疏謂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毛大可據此以背集註愚按少牢禮者皆切本末鄭註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賈疏引孔子

割不正不食證之此解與集註同毛氏謂割與切異正亦不作方解未之考耳

不得其醬

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疏謂烹煮之時以其汁調和也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疏謂相配而食也一係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用之醬此不得指食時所用者言古註云魚膾非芥醬不食朱子云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又文集云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獨舉二者是以配食言也儀禮公食大夫鼎

爼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註云以其爲饌本也可見配食之醬禮所最重烹調時不得乃失飪內事此只指當食言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康成訓酤爲榷酤之酤朱子云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恐按酒誥戒羣飲周禮司虣禁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漢書食貨志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

是以疑而弗食註中不精潔傷人之說本此

市脯

曲禮脯曰尹祭。鄭註、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邢叔明疏亦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此與朱註小異。然不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

疏食

疏食有三說。集註云麤飯。一也。孔註云、菜食。疏蔬古通用二

也月令鄭註云草木之實爲蔬食三也何燕泉主孔說謂疏食乃乏之米以蔬充食引東觀漢記趙孝常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爲證愚按此疏食對下菜羹自是麤飯若遽而竊之飯疏食或可如孔說耳

席不正不坐

邢疏云凡爲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

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此解正字與集註不同。以下正席先嘗例之。註說爲是。

鄉人飲酒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鄉大夫賓賢能。二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十二月一飲。黨正爲主人。呂與叔謂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隨引論語此經証之。而朱氏載增、謂鄉黨篇鄉人飲酒。不拘

何將亦不拘幾次則與鄉飲酒禮異矣然自有鄉人飲酒之法文輒方氏曰按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註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賈公彥釋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甲不得官物爲禮又天官酒正有爲公酒者註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賈釋云鄉射飲酒數事皆爲國行禮不可斂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爲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將合錢飲酒據此則飲酺非爲國行禮正此經所謂鄉人飲酒也族飲而謂之鄉蓋鄉之屬也詩瓠葉鄭箋

云君子有酒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原文無此數語今增入又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正義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據此則亦非尊賢養老正飲酒之禮此條援據甚覈可作此經義疏

鄉人儺

孔註邢疏俱不言儺在何時鄭康成註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毆疫鬼則此儺乃季冬大儺也月令孔疏

云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季冬之難。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皇侃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季冬大難爲不及民。與鄭氏異。孔疏已辨之。

廄焚

雜記家語。皆載此事。據雜記則是孔子家廄。陸氏釋文、邢氏正義、並云家廄。王肅據家語謂是公廄。吳氏云公廄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愚按釋文以傷人乎不絕、句。問馬又何。因非竟不問馬也。但既云子退朝則當是家廄耳

先飯

禮、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君但賜之食而不客之。則膳宰自嘗羞俟君之食然後食。惟飯飲而俟。不先飯。夫子本侍食不爲君所客。而猶先飯者。是於常禮有加謹。舊說如是。按玉藻所載。雖有君客之與不客之之異。然考儀禮註疏。則皆是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是也。　路史以君祭先飯爲句。飯讀去聲。云祭乎其始飯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之類。其解玉藻亦

同如此則與侍食不相應謬誤無疑

東首

喪大記孔疏云病者寢東首於北墉下是恒在北墉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向而視之毛大可云古室制尊西君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而君意也此於東首二字似尤有意義當與疏說並存之

負服

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愚按上既有凶服者式之何得又以負版爲喪服公巽之說甚謬不解石林何以取之

變色而作

孔註敬主人之親饋朱註敬主人之禮愚按所謂禮即主人親饋之禮也蓋饌不爲已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又云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是也亦有失禮而不親饋者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進食不合

禮是也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此盛饌爲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則仍是以其饌矣

山梁

釋文載鄭康成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不知其梁字作何解邢疏以梁爲橋何義門曰今門外猶呼高嶺爲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愚按時辨之云山梁當是山溪水流之處而爲梁以渡者邢疏不誤呼嶺

爲梁。或北人語音相似。蓋嶺本有平聲。王褒九懷、嶺與旌叶。韓愈田氏廟碑、嶺與兵叶。是也。古八庚多通七陽。聲須裔羹與將房爲韻。是也。嶺之呼梁。殆卽此類。豈眞以嶺爲梁哉。後讀孟子可使高于岑樓。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因悟岑樓非屋。山梁亦非橋梁。與樓以擬山嶺之形。因以呼之。蓋古語如是。始信義門之說非妄。